

雲南 會澤

會館之都

繁華洗盡

低訴滄桑



地處雲南東北部的會澤，因其銅礦開採的原因，明清以來各地移民和各種行會紛紛來此「淘金」，並建館立廟。鼎盛之時，共有百餘座會館寺廟宗祠在這塊土地上拔地而起，十餘省不同的古代建築、文化藝術、民風民俗、宗教信仰在此交匯，使會澤成為一座「眾神之域」的「寺廟之城」、「會館之都」。至今，在3.6平方公里的縣城內，仍保存有三四十座會館、寺廟、宮觀、家祠等，它們猶如巍峨的豐碑，精彩地定格了過去，無言地訴說着古城曾有過的輝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鐵 雲南報道



■卞伯澤站在江西會館的戲樓前。本報記者馮鐵攝

儘管早已進住會澤新城高檔的小區，71歲的卞伯澤魂牽夢繞的，依然是一座座散落在老城的老會館、古寺廟，那裡是他童年的遊樂場、耕耘大半生的精神家園和學術的「後花園」，傾注了他無數心血。

移民聚會澤 以館作橋樑

天氣晴朗的時候，卞伯澤會到江西會館的古戲台前走走。江西會館的職員們跟這位精通會澤文史的老人早已熟悉，他們知道卞伯澤又是在寫作的間隙來此休憩和尋覓靈感，所以並不打擾他。

「會澤在明清時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產銅基地，還可以鑄造錢幣，相當於支持明清金融財政的經濟特區，十省三府在會澤設立了專門的辦銅機構，各地移民大量移居會澤，以『同鄉結黨』興建同鄉會館，以『同業辦會』舉辦同業廟會，以『同教聯宗』建立各類宗教寺廟。『爭修會館門著華，不惜金銀億萬花。』這就是當年的盛況。」曾耗時5年，六易其稿寫成《會澤文化之旅會館文化》的卞伯澤對記者說。

會館的聯繫紐帶基本上是同鄉性的，以鄉土神作為其組織的神靈支柱。會館建蓋之初，神靈崇拜為單純的鄉土神，隨着時間的推移，會館的神靈崇拜從鄉土神日漸過渡到崇拜鄉賢、名士的階段，於是會館便神上加神，日顯複雜，如湖廣人崇拜造福人民的治水英雄大禹，就在湖廣會館興建了禹王宮；江西人敬重深得民心的許遜，在江西會館供奉了許真君的神像；福建人敬仰救助百姓的林默，在福建會館供奉了海神娘娘媽祖；貴州人崇拜保家衛國的烈士南霽雲，就在貴州會館建起了忠烈宮，各路神仙雲聚會澤，大家各揚各的名、各拜各的神。「通過這些眾多神靈的設置，士紳文化中的忠、孝、節、義便悄然化

入庶民文化之中，完成了雅俗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卞伯澤說。

廈門大學王日根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國會館史》中說，會館是最能反映明清社會變遷的基層社會自我管理組織，具有「祀神、合樂、義舉、公約」四方面的功能。可見，會館的創建者和修葺者，旨在「聯鄉誼，祀神祇」，而祀神的表現形式不外祭祀和演戲兩種，故大多數會館都建有戲台。

輝煌古戲台 熱鬧戲窩子

會澤縣城會館多，寺廟多，戲台也多，有的會館或寺廟裡戲台還不止一座，如江南會館、陝西會館、雲南會館、衡州會館各建有大、小戲台兩座，形成「對台戲」格局，春秋良辰、歲時節令，或神祇生辰，各省移民及同業的人員都會在自己的會館戲台上演戲酬神，達到消災祈福等目的。

各大會館在會澤搭建的戲台形式多樣，各具特色，如江西會館的大戲台高大雄偉，工藝精湛，被譽為會澤的戲台之冠；貴州會館建有觀戲樓，樓下樓下可容納4,000多名觀眾，戲樓南端還有觀戲的戲亭，亭中可設宴擺酒，是專門為達官貴人觀戲而建造；豫章會館的室內小戲台，是一座全封閉的戲場，任憑下雨或天氣不佳時均能演出，場中可品茗觀戲，也可擺設酒席，很受縣城休閒階層的歡迎。

卞伯澤告訴記者，1944年，會澤業餘演劇組織翼教社於豫章會館小戲台演出大型古裝歷史劇《孔雀膽》，第一次設計了舞台佈景，第一次破天荒女角女扮，由一未婚少女飾演已婚女主角阿蓋公主，在全城引起了轟動。因為戲劇在會澤的廣泛影響，就連普通老百姓在興之所至時，也能哼上一兩段唱詞，因此會澤在整個滇東北獲得了「戲窩子」的稱號。

斑銅：百年鍛打 成就「金屬寶石」

如果說會澤散落在縣城各個角落的古建築們依然站在原地經風歷雨，那麼一度在會澤廟宇必不可少香爐、蠟台及鐘、磬、鉢一類的佛事用品和盆、壺、鍋等家用器具這些銅製品，則早已經過過民間銅器藝人的手而飛入工藝品的殿堂。被讚為「中華一絕」斑銅工藝就是會澤民間銅藝最美的代表，歷來享有盛譽。

會澤斑銅的起始和傳承為今會澤古城銅匠街張氏一族。據傳，張氏祖先為明代宮廷銅匠。清康熙時期，全國商賈雲集會澤採辦京銅，大批銅匠隨之移民來滇，張氏祖上亦在其內。他們到會澤定居後，發揮祖傳宮廷手藝，吸收當地堂琅銅洗薄膜鍛打工藝，用會澤所產自然銅，經幾代人摸索而創造出斑銅生斑鍛打工藝。2009年6月，張氏斑銅十二代傳人張克康被文化部命名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斑銅製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

薄酬承絕學 厚禮慶港歸

今年春節，張克康去世後，由幼子張偉繼承祖業，是為張氏斑銅十三代傳人。1988年出生的張偉，聊

起斑銅時已經頭頭是道。他說，斑銅製品分「生斑」和「熟斑」，熟斑可以用冶煉銅打造，1997年香港回歸，雲南送給香港的紀念品「孔雀瓶—吉祥」，即為斑銅熟斑製品。生斑的話，須用含銅量達90%以上的自然銅做原材料，完全手工錘打，幾個月才能打造一個。成品生斑製品在其橘紅色的基面上，均勻地佈滿了燦爛奪目的天然銅斑，它們閃亮晶瑩、富麗堂皇、變化微妙，像凝固成形的鑽石的光芒，所以又被稱為「金屬寶石」。

他還說，鍛打生斑需要自然銅，因為原材料的稀少，打銅無法維持家裡的正常開支，父親除了打銅，還要以推豆腐、賣豆腐來謀生。也因為這個緣故，老人生前不是很願

意兒子繼承自己的手藝。初高中時，只在閒暇之餘，父親才教給他一些簡單的鍛打技術，大學畢業後又讓他進了當地的一家企業上班。只是在父親去世前的幾年，看出他的志趣和心意難以改變，才允許他辭職回家，悉心相傳生斑鍛打關鍵技術。作為家族傳人，張偉對未來的路看的很清楚：「絕大多數做斑銅的，以後的發展方向都只能往熟斑的路上走，我們也一樣。至於生斑，還是要走下去，因為這是張氏斑銅的根，已經10多代，不能從我這代斷了。」



■位於會澤古城銅匠街的張氏斑銅。 馮鐵攝

■張偉手捧的是「雙龍抱耳花瓶」。 馮鐵攝



■江南會館是會澤會館群中頗具園林建築風格的會館。周朝祥攝



■江南會館中白衣觀音殿精美的木雕。周朝祥攝

清廷危在旦夕 會館出力勤王

會館建立之初，是在保護各省間往來販運商人和遠離家鄉寄居外省人員的權益；後來，逐漸發展到在政治、宗教、社會各方面都至關重要的力量，以至於後來除了本身事務之外，都參與了當地的事務。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清廷危在旦夕，因而提出了「勤王」之策，讓各地組織民團到北京去驅除侵略者，保衛皇室。當時會澤的知府為四川人馮譽聰，馮知府要求各會館推薦年輕人到參將衙門進行訓練，組織勤王軍。祖籍江西的會澤人楊雲華因年輕氣盛，被豫章會館推薦。在整個訓練過程中楊雲華表現出眾，深得馮知府賞識。後來，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勤王民團解散，楊雲華被馮知府舉薦，成為了豫章會館的首事。其後因率眾揭發豫章會館總理的貪污行徑，經豫章會館的上司江西會館研究，決定楊雲華為豫章會館的總理，並兼江西會館的榮譽總理。楊氏一族，因此發跡，最終成為會澤大姓。

在山河破碎、國家存亡之際，會館能出錢出人擔起民族的重任，表現出中國傳統社會內在的活力，也說明會館能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及時調整好自己的角色。

世人藉建築 傳承華文化

在德國哲人海德格爾看來，人類的原初存在方式就是棲居、築居，人本質上是一個築居者，築居的根植於棲居之中，棲居的本質是和平也是自由。自由在此意味著防止損害和危險，現實的自由就是珍惜、愛護每一事物的本質。

會館這種建築，不僅是一座精美絕倫的藝術精品，更是一座集中中華民族傳統哲學思想、民族倫理、商業觀念、民俗文化等為一體的文化博物館。一個多世紀以來，建於中國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會館，因歷史的發展、政治制度的變遷而面目全非、瀕於湮滅。「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有的已不復存在了。因此恭謹地梳理這些殘片，既是對歷史的負責，又是對未來的交代，解讀這中國獨有的文化符號，實際是在解讀一份歷史特殊的叮嚀。

曾經的繁華已經消退，但過往時代的人們把自己巨大的創造一天、地、人、神四重整體的建築留了下來。只要靜下來聆聽他們想通過這些建築對我們說的話，它們將指引我們返回故鄉的路徑。

■江西會館的戲樓。周朝祥攝



■江西會館因其祖庭江西南昌萬壽宮被宋徽宗賜封為「玉隆萬壽」，故在各地所建江西會館都稱「萬壽宮」。周朝祥攝



■會館中精美的木雕。周朝祥攝